

我不可能與他們對話。」

現在社會已經到了過度設計和過度生產的地步。眾所周知，全球市場已經承受不了這麼多設計所生產出來的產品。這是一種很不環保，很不健康，惡性競爭的情況。人們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經濟掛帥、經濟競爭產生的必然狀態。但我們不能後知後覺，從今天找設計應有的角色、責任，恰如本分做好要做的事情。如何在商業的參與和對社會有貢獻價值的部份進行平衡。世界是在變化的，我認為身為創作人、設計師，需要有责任心和前瞻性，推動這個社會不要太偏執。◎ 節錄自設計邦專訪 Stanley Wong 又山人 / Uka

On Design / 國際設計大會 / 設計連接世界 / 《設計邦》，二〇一七年。

又一山人明白，在今天的香港，年輕創作人總是偏執地認為只能在商業及個人喜好之間搖擺，而沒有想過創作可以有更多面向，在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。他決定要做點事情。在他將到五十歲的三年前，他就已經開始構思「What's Next 三十×30」(2011)展覽。如果整個項目可被視為又一山人的創作，這個創作可分為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是又一山人與創作人的對談錄，他花了兩年時間訪問三十多位他尊重、敬佩的創作人，包括靳埭強、山本耀司、淺葉克己、原研哉、蔡明亮、Stefan Sagmeister 等，然後再以數年時間整理將訪問結集成書，以開放的態度觸及社會議題、理想價值及時間生命，談教育談創作。第二部份

# WHAT'S NEXT 三十×30

STANLEY WONG × ANOTHERMOUNTAINMAN

三八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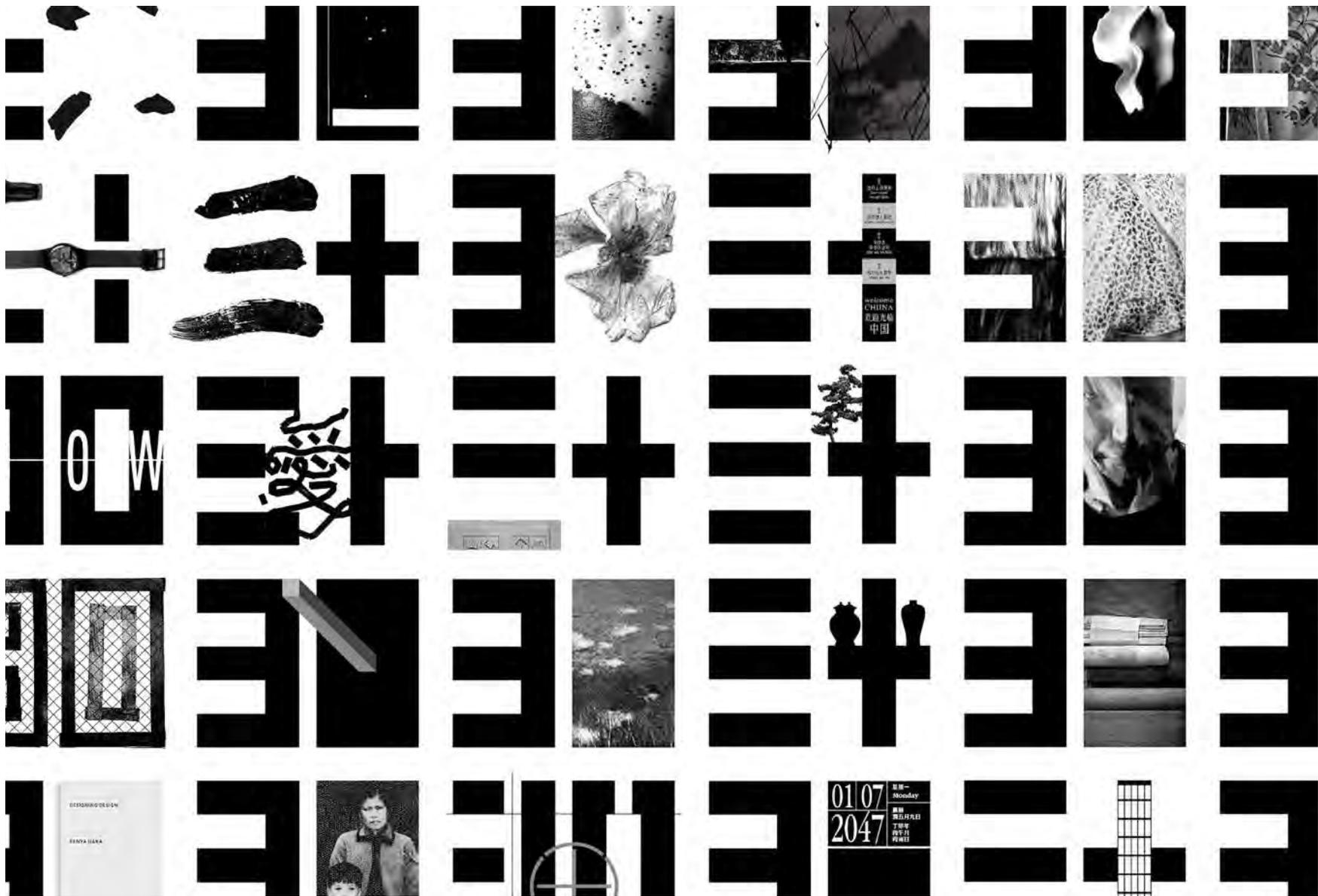
三十×30 創意可以有很多角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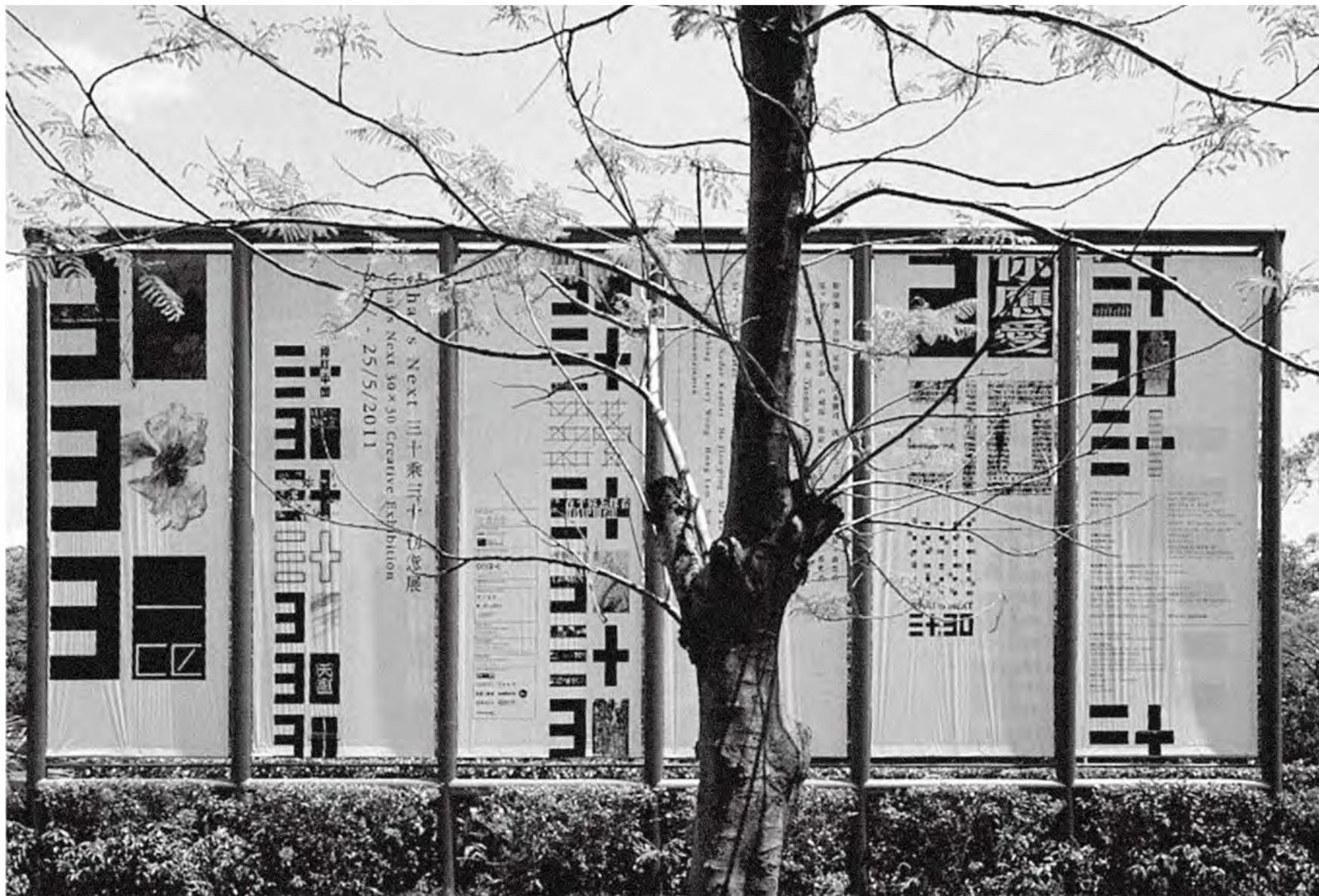
三八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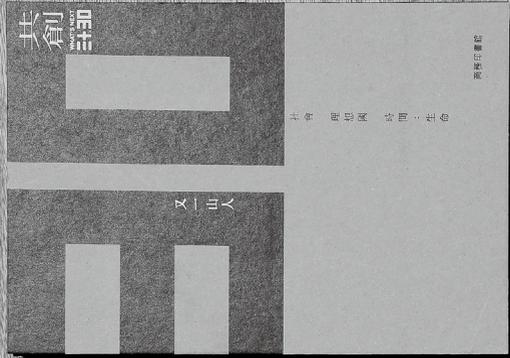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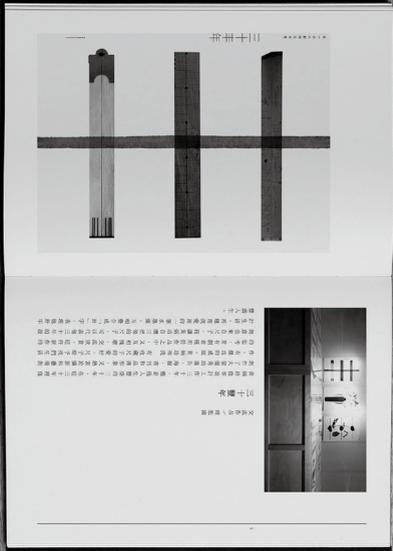
是又一山人讓對方選擇展出一件作品，又一山人再以個人創作回應對方，以碰撞出火花，並在香港及深圳兩地巡迴展出。

他花費那麼多人力、物力、時間，藉口要為自己三十年創作來個小總結，其實更想透過展示三十一個創作單位（包括自己在內）對社會關懷、個人的價值觀和理念，讓年輕一代看到創意可以有很多角度，冀望大家不要忽略創意中更有價值的地方。

這三十個創作單位有何特別？共同點在於，不在乎他們在商業方面取得重大成就，而是重視其創作中社會價值及精神價值的部份。「很多時創作人都會一面倒去講創作就是個人表達或者商業價值，我想藉這個空間去提出一個議題，希望大家不要將創作看得那麼單一，創作可以有社會價值，以及探討更大議題的目標。我故意挑選了那三十個創作單位，他們遠超了個人與商業的行為。那個年代很多創作人，創作很多時只關乎個人感受，不是從社會價值出發，但這三十個創作單位卻開拓了另一個別具意義的世界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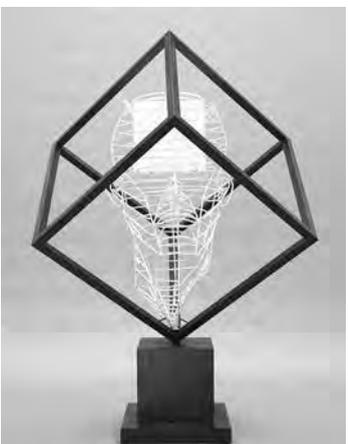




又一山人對於朱銘的印象很深刻。朱銘於二〇一〇年在北京舉辦了「朱銘人間系列雕塑展」，發表了兩件新作品《人間系列——囚》及《立方體》，前者以黑白牢籠囚禁兩個人，說明善惡只差一線，人可以選擇做善人壞人，也可選擇站在不同的位置，故「囚」非囚，而是自囚。後者以空心的立方體框着人的頭腦，讓人去思考「方」代表了限制、壓制的本質，世界是否本來就有所謂框架？其實只有自己設限，才會被庸俗的世界觀所框着。熟悉朱銘作品的人都知道，這兩件作品都與其以往的作品諸如《太極系列》的風格大相逕庭，令人感到既驚喜又詫異。

展覽開幕，眾人準備大合照之際，又一山人與朱銘肩並肩並排，短短幾秒間大家四目交投。

朱銘對又一山人說：「今天我很開心。」又一山人不明所意，遂回答：「我也很喜歡你的新作」



STANLEY WONG X ANOTHERMOUNTAINMAN

三九〇

三十一 X 30 創意可以有很多角度

三九一

品。」朱銘緩緩答道：「今天我很開心，因為今天我仍然見到自己的突破。」又一山人被這句話所震懾。一個已年邁七十多歲的老人家，還持續不斷地要求自己，有進步有突破，作品從抽象的人文精神抽身轉為探討社會價值，將社會的問題透過作品展示出來。普通人也不會有如此想法及毅力，更不要說眼前的這位老人已經享譽國際的藝術大師。

「突破是一輩子的事情，要到死方休。其實說來也不是很難，只是看你想不想這樣做，想做很容易，如果不想做也很容易。」——朱銘

踏實就是要經營自己，好好去做，做你該做的，有意義的事

# 情，認真地去做。

書中的另一位以色列平面設計師 David Tartakover，持續多年創作大量反戰海報，海報中他以以色列的語言希伯來文寫，目標對象是以色列人，以本土的視覺反對以巴衝突。在一個主張開戰的國家中，需要有多大勇氣才能做到？又一山人好奇問他：「你不怕有生命危險嗎？」對方卻只是沉默不語，彷彿一切不痛不癢，因為他，只是一直在堅持做他認為正確的事。

「他們要謹記，他們並不只是為完成項目而工作，而應該為任何困擾他們和關心的事發聲。也要知道不是只能通過商業創作或工作項目才能參與社會，任何可以傳達訊息的媒體也不可以放過。」——David Tartakover

## 我不是要他們變成我一樣，他

STANLEY WONG × ANOTHERMOUNTAINMAN

三九二

三十×30 創意可以有不同角度

三九三

們應該建立自己的語言及表達方式，關心自己感興趣的事。但很多人也辦不到，他們認為只要有工作，並在專業中做得好就夠了。我卻認為除此之外，他們也要表達內心的一

# 面，因為我們當中有不少認真和有觸覺的創作人。

日本的國寶級設計師淺葉克己，是又一山人的前輩及朋友，更是精神上的老師。他畢生致力研究失傳的中國少數民族的東巴文字，在學術以外，亦將傳統轉化成當代創作向大眾發表，務求將傳統得以傳承下去。直至今天，他仍保有每天寫書法的習慣，即使遠赴外地，亦背着沉甸甸的紙筆墨，不斷練習作為自我修行。另外，他也是日本的乒乓球高手，擁有日本乒乓球協會頒授的專業乒乓球六級的資格。他以乒乓球賽比喻人生：「人生就像一場乒乓球賽，在對面將乒乓球傳過來的一刻，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將乒乓球波推回給對方，可是很快很快，球又再次傳過來，你又要繼續傳過去，不斷回來往復。這就是人生。」

STANLEY WONG × ANOTHERMOUNTAINMAN

三九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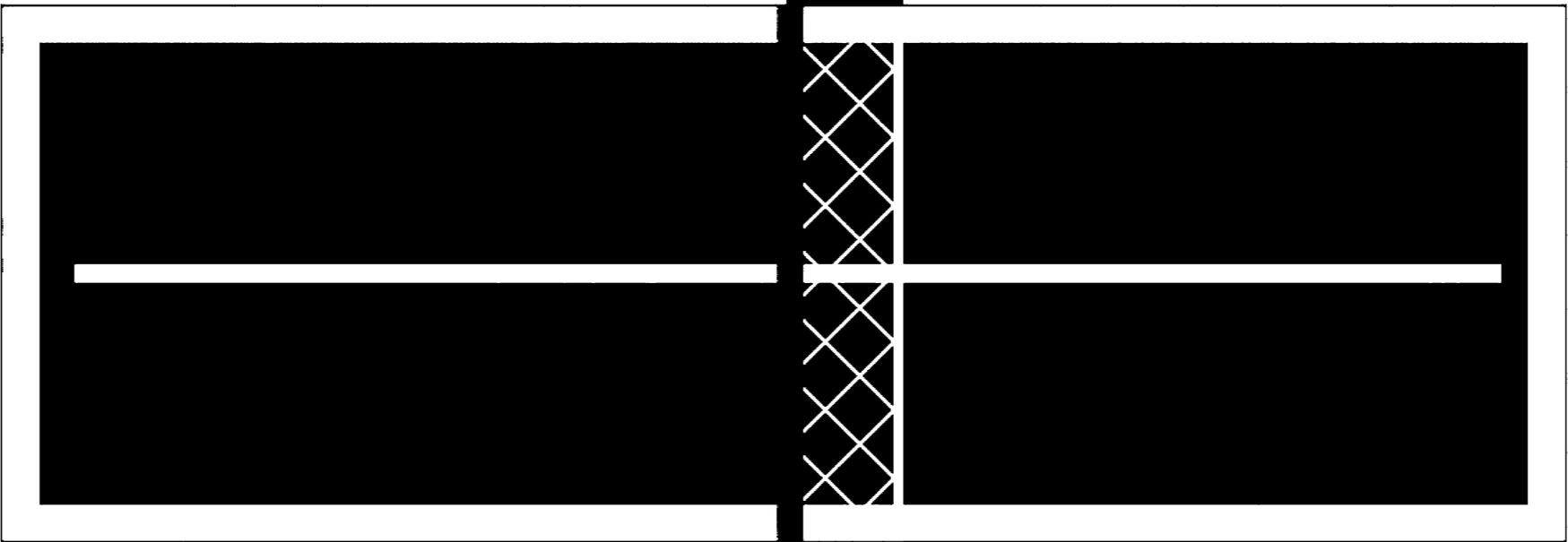
三十×30 創意可以有很多角度

三九五

「我的人生目標是希望做個『一人乒乓外交官』，意指是獨自一個人到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環境及不同的世界，去接觸，去看自己。乒乓球看起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小孩子遊戲，但其實是非常複雜的運動，例如說接球，有球來時就要接。這就像是人生，也一樣是很難的一件事。」——淺葉克己

就只是這樣輕描淡寫，以平常心去談論人生，持續地去面對及投入於眼前的困難及挑戰。又一山人非常贊同他的心態，特地創作了一件回應對方的新習作——一張兩倍長的乒乓球桌（現已被深圳華·美術館收藏）。「我想回應他的是，沒錯，人生總有很多條件、規範，但你都要面對及參與。乒乓球比賽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，而勝負就在這些規則中。但在人生中，規則會變得無常，經常會出現你預期以外的規則。如果規則改變了，你還會落場打嗎？乒乓球桌突然長了一倍，不是你心目中原有的樣子，但你也打下去。你又該怎樣去適應？」

最後一位創作人佐野珠寶，原本不是計劃中的受訪者。但在因緣際會下，她



←人生，有如一場乒乓球賽。二〇二二聽了淺葉克己老師一次演講這樣說：「人生，有如一場乒乓球賽。球過來，你就推過去，球又再過來，你又再推回去。」很深刻的記在心裡。／人生無常，世間無常之事接二連三，冰島火山爆發，不同國家之地震和日本海嘯。／當大家認定了球賽的規則時，突然發現被改加了一倍難度，你可選落場應戰這場遊戲嗎？



與又一山人碰上了，成為了三十×30展覽中的最後一人，也是又一山人的三十個創作單位中，最遲認識的一位朋友。

二〇一〇年，香港大學舉辦日本文化交流祭，又一山人受好友邀請出席，節目包括茶道、香道、花道等。珠寶是原名佐野玉緒，字珠寶，二〇〇四年入京都銀閣寺領導花道部，二〇一五年離寺後開設「青蓮舍」教授禮儀花藝及花道，並在法國、香港及台灣進行一系列國際花道交流。

當時珠寶進行花道演示，正在冷靜又溫婉的把一枝枝花插在水盤中（稱之為立花），觀眾圍繞珠寶排成一圈坐着觀賞，又一山人正坐在珠寶正面的約兩點鐘位置，見到立花的美，驚為天人。「這件作品令在場每個人從每個角度看都很美，但她由始至終都沒有看過我們，也沒有移動過花盤，而只有眼前（十二時正角度）的花。作為一個視覺創作人，我開始思考是甚麼能夠令她做到。最後發現，並不是因為她的技術有多高超，而是這個花道已經超越人的視覺，非一般人的視覺技術

STANLEY WONG × ANOTHERMOUNTAINMAN

四〇〇

三十×30 創意可以有很多角度

四〇一

可以達到，亦非因為你能『看』到有多美，而是因為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美。」

珠寶出身自銀閣寺，師從無雙真古流，流派都是從佛教的觀念中出發。其花道作品帶有禪的意味。花道對她來說，已不是純美學欣賞，她以回歸大自然的心態而非視覺出發，着重精神層面的交流、人與大自然的融合，放在生命的觀念多於美學的非一般創作，花道原本的意義，就是抱持回歸大自然的想法用作供佛。每一枝花在她的面前，就是一個生命，尊重每一個生命，才能令整場花道散發出生命的存在，令人感受到生命與自然的美。

隔天晚上一次因緣下，又一山人得以與對方交談花道及創作。對方臨離開香港前，她透過雙方共同的朋友給又一山人留了口訊：「很感謝你們特地來跟我聊天，第一次來香港見到很多朋友和媒體，發覺你可能最明白我在做甚麼，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合作。」這大概是因為雙方既是佛教徒，又是視覺創作人的緣故吧！二人見面時已有惺惺相惜之感。這立刻提醒了又一山人，「三十×30」展覽

的籌備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荼，但就一直等待最後一位創作人而遲遲未有聯絡上，偏偏眼前正好有一位如此合適的創作人有意合作，何不順應因緣？

又一山人決定邀請對方合作。

冥冥中自有安排，對方立刻答應了。先是對話，但在沒有電郵沒有視像對話沒有親身見面的情況下，大家就純書信來往，珠寶為表誠意，親自用毛筆字來信。來到展出部份，又一山人心裡盤算，其他創作人都是先交給他一個創作，他再用自己另一件習作去回應，今次不如不要配對，直接合作做吧！可是要怎麼做呢？雙方的創作領域迥異，一個擅於視藝，一個擅於花道，如果只是各自為政，怎算是合作？

又一山人便思索，沿着花道自己能有甚麼看法？——「生死」。雙方對生死的見解，會是很好的題材。花道師常使用新鮮的花，在其最燦爛的時候展出，凋謝了的花是否就等於失去了意義？何不試試用凋謝了的花？

STANLEY WONG × ANOTHERMOUNTAINMAN

四〇二

三十×30 創意可以有很多角度

四〇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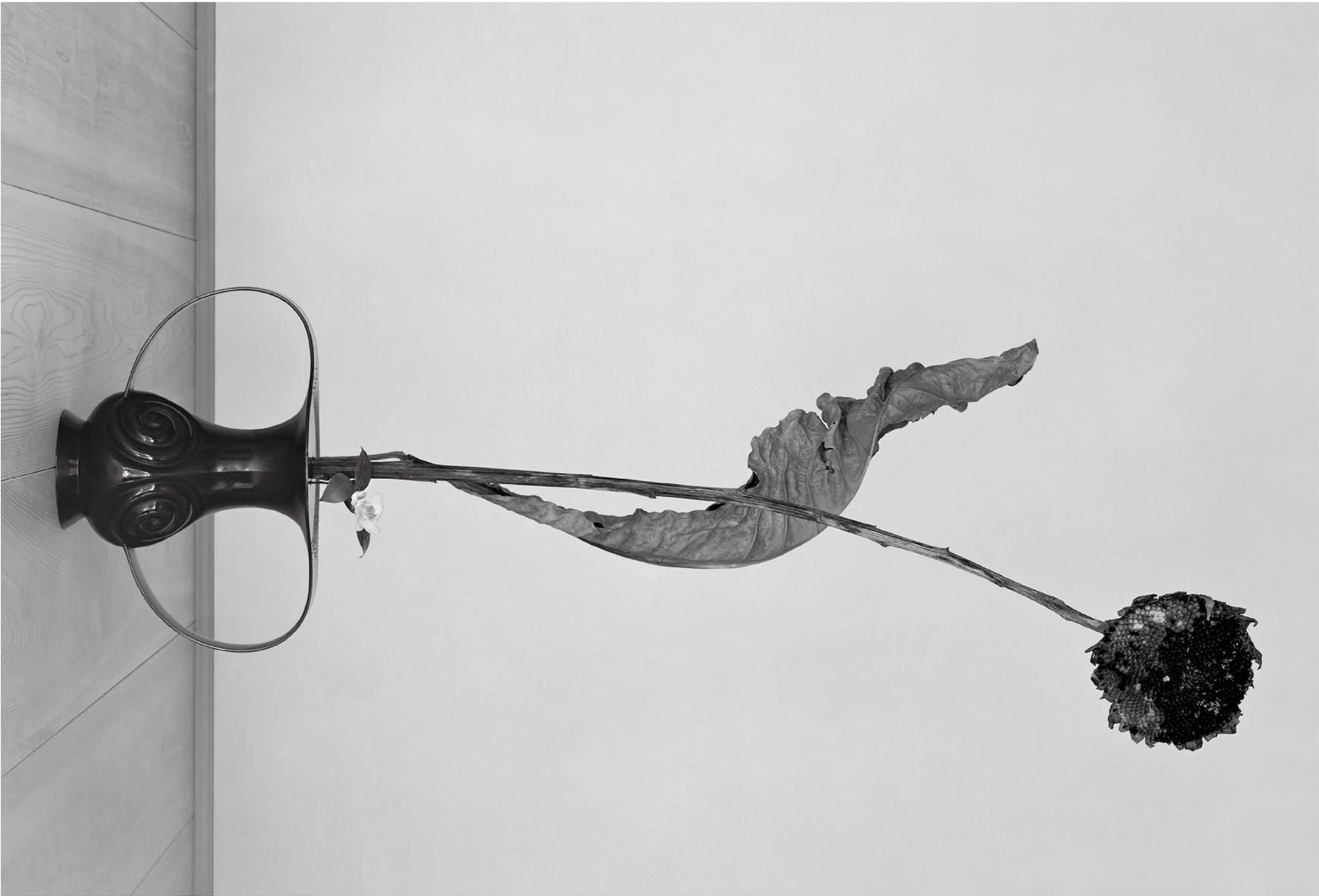
對方一口答應。在珠寶的觀念中，生與死的花同樣都是大自然的一部份。雙方決定合作的作品叫作《再生·花》，並約定了三月十九日就要在京都進行。

天意弄人。就在又一山人準備動身前往之際，日本發生了「三一一事件」。日本人面對那麼大的災難，舉國上下都鎮定面對，沒有發生混亂，這令又一山人十分感動。日本地震海嘯繼而引發了輻射洩漏的災情，一切尚在未知之數，也許會有危險，不適合遊人前往。然而，又一山人卻堅持要出發，不是因為展覽必須完成（這麼巨大的天災而影響進度應會得到所有人的體諒），只是，合作的作品叫《再生·花》，彷彿在訴說着日本的再生，因此必須要完成以示尊重、敬意及祝福。

又一山人在三月二十九日到達銀閣寺，氣氛很莊嚴，現場有唱誦的朋友將道場灑淨，又有一對老夫婦在旁觀禮，他們為珠寶做了一套白色的和服進行是次儀式。又一山人帶了他的8×10大片幅相機，在旁靜觀，兩天裡做了七個創作。從第一個創作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枯枝及一朵小鮮花，之後慢慢將鮮花的比例增加，









做到最後第七個就全是鮮花，恍如新的生命重現了生機。在過程中，又一山人完全不知道對方會做出甚麼，只是一直在旁觀賞及拍照。這可以算是一趟生命的旅程，共同去經歷過程，未到最後一刻都不會知道結果。

「It is a circle of life.」珠寶如是說，生與死都不過是一個循環，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。花的循環，就像人的生命循環不息。人生當然會出現逆境，但到了最後都會出現新轉機。

「每天在花園裡工作，觀賞花兒的百態，從中我懂得了生與死，她們就在我身邊近距離存在。然後，我感應到花兒的強韌生命力，她們的堅毅在於每逢適合的季節便綻放生命色彩。春去，夏至。秋來，繼而寒冬降臨。我們可以肯定的是，嚴寒的冬天過後明媚的春天必會到來。」——珠寶

這就完成了展覽項目，七張相片加錄影片段。

又一山人認為，以《再生·花》來作為展覽的結尾，別具意義。「當然我不

應用美好去形容，但這是很完美的第三十個創作，作為項目的完結呈現給所有觀眾。做創作或者投入去做一件事情，不能預計結果，但整件事情背後的象徵意義遠超過創作本身，當中包括了災難、對人的尊重、堅持、生死觀念，這個習作可說是總結我三十年來工作的一個最深刻的體會。」

又一山人接着說：「這個對我來說，是很重要的訊息，本來我的創作八句是想透過展覽呈現。而這個《再生·花》是我與自己再清清楚楚講多一次，創作的意義其實就是人生，你做一樣事情，不只是憑你的能力去做，更是將你整個人投放在其中，有了那個參與才真的叫『做』。跟珠寶合作這個項目，沒有計算亦無法計算，整件事情最初與最後的意義都不一樣，很多外在事情發生了，我覺得這種很豁達很開放包容的投入，怎樣與時空、他人互動，而衍生其可能的價值，而不是你希望或計算有甚麼價值，那才是真正的創作。」

## 時間的見證

專注地只做一件事